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理宗時進士文天祥上書曰臣一介踈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為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益

未嘗一日不思以自効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輙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徳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煩廹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徳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洒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通

于天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

綸音為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

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黙黙上負陛下内負帝

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忠

條其説以獻惟陛下裁擇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

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

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

然患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為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略倣馬上治之之意令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濶絶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芘民之藴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出内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

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捘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酧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

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
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
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
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鎮
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棊然卯詔辰行奔命不
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
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
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

命令定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惶惑驅馳者不至
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
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於國事決
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
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
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黄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
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内外職守遷移
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

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閤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僨於事側

闇軍期文書塡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敝

敝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

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

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令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

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

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

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

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令六部所司絶

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劘切講畫以治此方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

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敵人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强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敵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敵中興之臣

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

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敵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奥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敵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

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别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贑隷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隷之擇令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别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科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

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寛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寛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

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

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堊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其類編為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間翁

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令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吉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畧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敵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

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敵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胥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誠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就團結之

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倒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為養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内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鋭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

生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曽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科名令上流之兵未觧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葢籌之審矣夫荆湖之路既梗則

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旣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敵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敵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内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闕之急支吾年時敵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晩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

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歷之
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
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
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格法而至
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
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
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
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陛

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乎世拘攣之弊也令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令日朝郎以上凡内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

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辨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為相蠻夷猾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孑孑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益甚有之薦引之法浸蔽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于鄉里曾

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濶其一時

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偶長彼其人望為一州長雄其間𧇊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頴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爼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輩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

絶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令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屻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

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説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卒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

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為靖共者耶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聰論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疊疊不自已奸人疾其為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為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

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觧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慾而使為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為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為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誠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

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賊入室謀危國家益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起於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餤威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掊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

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有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為陛下間者屢出内帑金帛分給諸司期

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斵伐祖宗涵弘寛大之仁蠧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内司必不豪奪民産以實御莊必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强禦掊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於節鉞如

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闓虐取漁舟故吾人為敵鄉道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闓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闓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為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

者與之相為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為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諠横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敵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為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愧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羣下則

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阢隉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敵人送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撥

亂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為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為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説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

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而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蠧民誤國之罪深承顔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

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敵人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

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内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撥亂反正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鴑劣何敢引亮為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踈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

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内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怵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已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

有生路此臣所以齎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隕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

幼主德祐中天祥知平江府上奏曰臣本起書生天性愚戇遭逢理宗皇帝以直言取人臣區區芹曝小忠誤蒙親擢間於憂虞則開慶透渡之禍急矣臣推見當時致禍之人上書闕庭乞磔狐鼠以謝天下理祖皇明赫赫自咸淳至于今日無疆惟休自時厥後臣之踪跡或百日于朝或一月斥去有言不信忠憤徒深則皆元奸

專國之歲月也不圖今日臣以憂患之身奉詔入衛太
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以神明御極炎德當天宵旰顧
憂不以臣為不肖授之以三路制撫職事兼賛督府就
戍吳門臣非不知國家阽危民命如綴朝命夕道為國
效死復以私門憂戚展轉陳情乞歸終制章五六上冀
兩全之節以不為戚代名教羞天聽高高終不聽許而
學士大夫交口責臣謂有國家有朝廷有州縣然後臣
得以有其身得盡為人子之職臣所以感泣誓死而不

敢復言去也今當陛辭即日就道慟哭流涕何以為陛下告自古立國一是以人心為本齊一日喪七十餘城以人心失也田單一日復七十餘城以人心固也元奸得罪於天下天下怨憤欝抑十有五年遂使諸將解體强吾民北面而役之彼知歸怨元奸未嘗歸過朝廷也乃令三百餘年祖宗涵育之遺黎無辜荼毒於敵人之手謳吟思漢日徯王師所在義民抗敵者大或數萬小亦數千此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然人心易得其失亦

易頃者朝廷弛公田蠲常賦寬商禁起謫籍之淹滯解科舉之靡文天下誦之以為快活條貫人心頓蘇敵勢頓沮我是以有獨松關諸屯之捷通國上下以為元奸失人心之事已盡洗濯今日收人心之具已盡舉行而臣恤緯之忠獨以為未也草間豪傑方且量朝廷之意嚮邊頭諸將方且視廟堂之措授學校之遊談聚議閭閻之道聽塗說方且劘執政之然否追行事之得失於傳有之得國常於斯失國常於斯今上自宮闈與嗣皇

起居下自政府與公卿百執事必人人一心以殄此患為主則諸將莫不用命英雄莫不歸心以此衆戰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如大臣有辟嫌遠疑之迹而無推車必行之心羣公持便安自營之私而無同舟共濟之志宮中與府中不相聞閫内與閫外不相應賞罰混淆正邪貿亂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斷制之義少敵人以此輕中國奸雄以此覘朝廷人心之憤悱者日以怠公論之激昂者日以靡而我之人民將有甘心於敵

人之廷而不悔者矣其禍可勝言哉裴度有言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國家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創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國勢浸弱亦坐於此是以敵至一州則陷一州敵至一縣則陷一縣中原陸沈痛不可追令不幸長江失險戎馬馳於近郊救時之危須稍更革詩云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又傳云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臣嘗妄謂今日大勢宜分天下為四鎮

而都督統御于中以廣西益湖南而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閫於豫章以福建益江東而閫於番昜以淮西益淮東而閫於維揚責長沙以取荆鄂責豫章以取蘄黄責番昜以取江東六郡責維揚以取兩淮諸城使各閫地大力衆足以抗敵分所任事約日齊奮而都督府指授諸將隨地接應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敵備多而力分疲於奔命而吾遺民必有豪傑伺間横擊於其中如是則使彼隻輪不返進而問罪河南盡為晉可也

而何日蹙國百里之憂臣願睿慈下臣此章見之施行使內而朝廷舉措有以當天下之心外而邊閫布置有以合天下之勢則臣得以督幕分司盡瘁一面布宣威靈勉效尺寸不惟得以忠先帝報陛下而臣亦有詞以白丘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金宣宗貞祐初許古為監察御史時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

至爲深切夙夜思維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
爲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顒望
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令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
諸路軍户河南彼既棄其恒産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
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
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
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
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顔何以仰荅清問也令之所

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材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貟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

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令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

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顔弼涿州刺史内族蘸爾坦昭義節度使必嚕阿嚕岱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户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録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减其日月州縣長

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畧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晩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

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踈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為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勑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

張行信為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刼其貲産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

林令宜明勑有司嚴爲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

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勑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有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

時朝廷議徙河北軍户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參知政事高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强家耳貧户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

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揺况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及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勅尚書省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

或與之田二者孰便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租賦已重力不足以佃官田願以給軍汝礪奏曰遷徙軍户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令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户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

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

興定間朝廷以買全苗道潤等不和將分畀州縣别署名號以處之汝礪為尚書右丞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為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

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益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刦則勢寖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令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户税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强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强强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覊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

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

元光中御史中丞師安石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鋭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令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為我

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

上嘉納之

元世祖未即位時郝經上東師議曰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吉北上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扞收園遂究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奏議乃為

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為無用從馹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葢激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亦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甚重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為東師議一篇俾樞府官武濟乘馹上進畀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

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

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徼倖而難成
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
以其力不敝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
之取唐皆經營比佽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
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
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
虔劉췳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
其力安得不敝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

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彊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茍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内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

為奇兵師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
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
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
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
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彊弱必合圍
把梢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
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
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

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嚙其臍而

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游阻迂以危途繚逕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况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

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構猝不能解如兩虎相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

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東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

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
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
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
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
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備禦無有缺綻則
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
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
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

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
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敝其力兵勢既振蘊蓄
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
斷絶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
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
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
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
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

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

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逺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
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則并兵大出摧
拉荆郢横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
取荆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
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㯲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
南入于舒和西及於蘄黄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
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
而後進師所以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

出維揚連楚蟠亙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搴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呑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

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曽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徼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徬徨百折

當我彊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葢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之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感全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後戍遷延進

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淩厲本以力勝令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狂悪懐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揺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

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為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世祖自將攻宋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進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

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

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

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

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静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計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濵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

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烏珠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戍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闘氣自

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過截於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闕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别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滸

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止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

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錫哩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爾布格已行赦令令托里齊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

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復何俟乎願殿下以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

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駘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錫哩阿爾布格摩格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

世祖即位經為翰林侍讀學士陳便宜新政曰臣昨承

和爾濟蘓傳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列如左一大有為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為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内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為之時也當大起師

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向如因仍苟且為人所先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踈于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會軍旅嚴為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錫喇默無備故掩而取之至於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況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

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莅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為二輔京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為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數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令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既立各分

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為則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為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寛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為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

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筭重為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筭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寛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為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户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為急務如罷去此等此等都是好家門户計補添軍民氣

力為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為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衣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為黨與苦刻良民縱横為害令明降一詔㫖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鋭意

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羣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擴充誠明以絶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絶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

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于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争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盛事也

順帝時監察御史托克托穆爾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中書當遴選能將就台布哈達實巴圖爾阿嚕三處軍馬内擇其精鋭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

東之冦庶幾無虞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一